韻語陽秋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韻語陽秋 ◄

韻語陽秋
卷一

► 韻語陽秋/卷二

〔謝朝華之已披，起夕秀於未振〕，學詩者尤當領此。陳腐之語，固不必涉筆，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，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，不獨欺人，而且自欺，誠學者之大病也。詩人首二謝，靈運在永嘉，因夢惠連，遂有〔池塘生春草〕之句；玄暉在宣城，因登三山，遂有〔澄江靜如練〕之句。二公妙處，蓋在於鼻無垔、目無膜爾。鼻無垔，斤將曷運？目無膜，篦將曷施？所謂混然天成，天球不琢者與？靈運詩，如〔矜名道不足，適己物可忘〕、〔清暉能娛人，遊子澹忘歸〕，玄暉詩，如〔春草秋更綠，公子未西歸〕、〔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〕等語，皆得《三百五篇》之餘韻，是以古今以為奇作，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！東坡《跋李端叔詩卷》云：〔暫借好詩消永夜，每逢佳處輒參禪。〕蓋端叔作詩，用意太過，參禪之語，所以警之云。

陶潛、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，非後來詩人怵心剿目雕琢者所為也。老杜云〔陶、謝不枝梧，《風》、《騷》共推激。紫燕自超詣，翠駮誰翦剔〕是也。大抵欲造平澹，當自組麗中來，落其華芬，然後可造平澹之境，如此則陶、謝不足進矣。今之人多作拙易詩，而自以為平澹，識者未嘗不絕倒也。梅聖俞《和晏相詩》云：

因今適性情，稍欲到平澹。苦詞未圓熟，刺口劇菱芡。

言到平澹處甚難也。所以《贈杜挺之詩》有〔作詩無古今，欲造平澹難〕之句。李白云：〔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。〕平澹而到天然處，則善矣。

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，感時對物，則悲傷係之。如〔感時花濺淚〕是也。故作詩多用一〔自〕字。《田父泥飲詩》云：

〔步屧隨春風，村村自花柳。〕《遣懷詩》云：

〔愁眼看霜露，寒城菊自花。〕《憶弟詩》云：

〔故園花自發，春日鳥還飛。〕《日暮詩》云：

〔風月自清夜，江山非故園。〕《滕王亭子》云：

〔古牆猶竹色，虛閣自松聲。〕言人情對境，自有悲喜，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。

杜甫《觀安西過兵詩》云：

〔談笑無河北，心肝奉至尊。〕故東坡亦云：

〔似聞指揮築上郡，已覺談笑無西戎。〕蓋用左太沖《詠史詩》

〔長嘯激清風，志若無東吳〕也。王維云：

〔虜騎千重只似無。〕句則拙矣。

杜子美《曹將軍丹青引》云：

〔將軍魏武之子孫，於今為庶為清門。〕元微之《去杭州詩》亦云：

〔房杜王魏之子孫，雖及百代為清門。〕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。殘膏賸馥，霑丐後代，宜哉！故微之云：〔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〕

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。如《喜弟觀到詩》云：

〔待爾嗔烏鵲，拋書示鶺鴒。枝間喜不去，原上急曾經。〕《晴詩》云：

〔啼烏爭引子，鳴鶴不歸林。下食遭泥去，高飛恨久陰。〕《江閣臥病》云：

〔滑憶雕胡飯，香聞錦帶羹。溜匙兼暖腹，誰欲致杯罌。〕《寄張山人詩》云：

〔曹植休前輩，張芝更後身。數篇吟可老，一字買堪貧。〕如此類甚多。此格起於謝靈運《廬陵王墓下詩》云：

〔延州協心許，楚老惜蘭芳。解劍竟何及，撫墳徒自傷。〕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，如〔毛遂不墮井，曾參寧殺人！虛言誤公子，投杼感慈親〕是也。

梅聖俞云：〔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，含不盡之意於言外。〕真名言也。觀其《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》云：〔沙鳥看來沒，雲山愛後移。〕《送張子野赴鄭州》云：〔秋雨生陂水，高風落廟梧〕之類，狀難寫之景也。《送馬殿丞赴密州》：〔危帆淮上去，古木海邊秋。〕《和陳秘校》云：〔江水幾經歲，鑑中無壯顏

〕之類，含不盡之意也。

梅聖俞五字律詩，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。如《碧瀾亭詩》云：
〔危樓喧晚鼓，驚鷺起寒汀。〕《初見淮山》云：
〔朝來汴口望，喜見淮上山。〕《送俞駕部》云：
〔何時鷁舟上，遠見爐峰迎。〕《送張子野》云：
〔不知從此去，當見復何如。〕《和王尉》云：
〔度鳥不曾下，新文誰寄評。〕《晝寢詩》云：
〔及爾寂無慮，始知機盡空。〕如此者不可勝舉。詩家謂之〔十字格〕，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。老杜亦時有此格，《放船詩》云：
〔直愁騎馬滑，故作泛舟回。〕《對雨》云：
〔不愁巴道路，恐濕漢旌旗。〕《江月》云：
〔天邊長作客，老去一霑巾。〕

杜甫《客夜詩》云：
〔客睡何曾著，秋天不肯明。〕《陪王使君泛江詩》云：
〔山豁何時斷，江平不肯流。〕不肯二字，含蓄甚佳，故杜兩言之。與淵明所謂〔日月不肯遲，四時相催迫〕同意。退之《贈崔立之》前後各一篇，皆譏其詩文易得。前詩曰：
〔才豪氣猛易語言，往往蛟螭雜螻蚓。〕後詩曰：
〔文如翻水成，初不用意為。〕二詩皆數十韻，豈非欲衒博於易語言之人乎？前詩曰：
〔深藏篋笥時一發，戢戢已多如束筍。〕後詩曰：
〔每旬遺我書，竟歲無差池。〕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。

杜甫、李白以詩齊名，韓退之云：〔李、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〕似未易以優劣也。然杜詩思苦而語奇，李詩思疾而語豪。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，如〔李白一斗詩百篇〕，如〔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〕，〔何時一尊酒，重與細論文〕之句，似譏其太俊快。李白論杜甫，則曰：
飯顆山頭逢杜甫，頭戴笠子日卓午。為問因何太瘦生，只為從來作詩苦。
似譏其太愁肝腎也。杜牧云：
杜詩韓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癢處搔。天外鳳凰誰得髓，何人解合續絃膠。
則杜甫詩，唐朝以來一人而已，豈白所能望耶！

《選》詩駢句甚多，如：〔宣尼悲獲麟，西狩涕孔丘。〕〔千憂集日夜，萬感盈朝昏。〕〔萬古陳往還，百代勞起伏。〕〔多士成大業，群賢濟洪績〕之類，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。

近時論詩者，皆謂偶對不切，則失之粗；太切，則失之俗。如江西詩社所作，慮失之俗也，則往往不甚對，是亦一偏之見爾。老杜《江陵詩》云：
〔地利西通蜀，天文北照秦。〕《秦州詩》云：
〔水落魚龍夜，山空鳥鼠秋。〕
〔叢篁低地碧，高柳半天青。〕《豎子至》云：
〔柤梨且綴碧，梅杏半傳黃。〕如此之類，可謂對偶太切矣，又何俗乎？如〔雜蕊紅相對，他時錦不如〕。〔磨滅餘篇翰，平生一釣舟〕之類，雖對不求太切，而未嘗失格律也。學詩者當審此。

許渾《呈裴明府詩》云：〔江村夜漲浮天水，澤國秋生動地風。〕《漢水傷稼》，亦全用此一聯。《郊居春日詩》云：
〔花前更謝依劉客，雪後空懷訪戴人。〕《和杜侍御》云：
〔因過石城先訪戴，欲朝金闕暫依劉。〕又《送林處士》云：
〔鏡中非訪戴，劍外欲依劉。〕《寄三川守》云：
〔花深稚榻迎何客，月在膺舟醉幾人？〕《陪崔公宴》又云：
〔賓館盡開徐稚榻，客帆空戀李膺舟。〕《題王隱居》云：
〔隨蜂收野密，尋麝採生香。〕《呈李明府》云：
〔洞花蜂聚蜜，岙柏麝留香。〕《松江詩》云：
〔晚色千帆落，林聲一雁飛。〕《深春詩》云：
〔故里千帆外，深春一雁飛。〕又《寄盧郎中並贈閑師》皆以庾樓對蕭寺。見於其他篇詠，以楊柳對蒹葭，以楊子渡對越王台者甚多。蓋其源不長，其流不遠，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，宜哉。杜甫云：〔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〕欲下筆，當自讀書始。

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，至於五字句，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。如《遊溪詩》〔野水煙鶴唳，楚天雲雨空。〕《南齋詩》〔春水不生煙，荒崗筠翳石〕。《詠聲詩》〔萬物自生聽，太空常寂寥〕。如此等句，豈下於〔兵衛森畫戟，燕寢凝清香〕哉。故白樂天云：〔韋蘇州五言詩，高雅閑淡，自成一家之體。〕東坡亦云：〔

樂天長短三千首，卻愛韋郎五字詩。〕

孟郊詩〔楚山相蔽虧，日月無全輝。萬株古柳根，拏此磷磷溪。大行橫偃脊，百里方崔嵬〕等句，皆造語工新，無一點俗韻。然其他篇章，似此處絕少也。李觀評其詩云：〔高處在古無上，平處下觀二謝。〕許之亦太甚矣。東坡謂〔初如食小魚，所得不償勞。又似食蟛●，竟日嚼空螯〕。貶之亦太甚矣。

《太平廣記》載，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，詩未就，聞有人云，何不道〔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〕。莫知何人。人有識之者，曰：〔此駱賓王也。〕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，已莫年矣。而集中有《江南送之問詩》云：
秋江無綠芷，寒汀有白蘋。採之將何遺？故人漳水濱。
《兗州餞之問詩》云：
淮沂泗水北，梁甫汶陽東。別路青驪遠，離樽綠蟻空。
其相習如此，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識也。蓋是賓王逃難之時，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。

杜荀鶴、鄭谷詩，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，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，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。荀鶴詩云：〔文星漸見射台星〕，〔非謁朱門謁孔門〕，〔常仰門風繼國風〕，〔忽地晴天作雨天〕，〔猶把中才謁上才。〕皆用於散聯。鄭谷〔那堪流落逢搖落，可得潸然是偶然〕，〔身為醉客思吟客，官自中丞拜右丞〕，〔初塵芸閣辭禪閣，卻訪支郎是老郎〕，〔誰知野性非天性，不扣權門扣道門〕。皆用於對聯也。

梅聖俞早有詩名，故人士能詩者，往往寫卷投擲，以質其是非。梅各有報章，未嘗輕許之也。《讀黃萃詩卷》則云：〔鳳凰養雛飛未高，雞鶩成群翅終短。〕《讀蕭淵詩卷》則云：〔野雉五色且非鳳，知時善鳴雞若何。〕《讀孫且言詩卷》則云：〔汲井欲到深，磨鑑欲盡塵。〕《讀張令詩卷》則云：〔讀之不敢倦，十未能一曉。〕《讀邵不疑詩卷》則曰：〔既觀坐長歎，復想李杜韓。〕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。東坡喜獎與後進，有一言之善，則極口褒賞，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。故受其獎者，亦踴躍自勉，樂於修進，而終為令器。若東坡者，其有功於斯文哉，其有功於斯人哉！

律詩中間對聯，兩句意甚遠，而中實潛貫者，最為高作。如介甫《示平甫詩》云

：

〔家世到今宜有後，士才如此豈無時。〕《答陳正叔》云：

〔此道未行身有待，古人不見首空回。〕魯直《答彥和詩》云：

〔天於萬物定貧我，智效一官全為親。〕《上叔父夷仲詩》云：

〔萬里書來兒女瘦，十月山行冰雪深。〕歐陽永叔《送王平甫下第詩》云：

〔朝廷失士有司恥，貧賤不憂君子難。〕《送張道州詩》云：

〔身行南雁不到處，山與北人相對愁。〕如此之類，與規規然在於媲青對白者，相去萬里矣。魯直如此句甚多，不能概舉也。

韓愈以瀑布為〔天紳〕，所謂〔懸瀑垂天紳〕是也。孟郊以簷溜為〔天紳〕，所謂〔簷溜擲天紳〕是也。東坡《次韻王定國倅潁詩》，亦有〔餘波猶足掛天紳〕之句。

〔水田飛白鷺，夏木囀黃鸝。〕李嘉祐詩也。王摩詰衍之為七言曰：

〔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。〕而興益遠。

〔九天閶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〕王摩詰詩也。杜子美刪之為五言曰：

〔閶闔開黃道，衣冠拜紫宸。〕而語益工。近觀山谷黔南十絕，七篇全用樂天《花下對酒》、《渭川舊居》、《東城》《尋春》、《西樓》、《委順》、《竹窗》等詩，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。樂天云：

相去六千里，地絕天邈然。十書九不到，何以開憂顏。

山谷則云：

相望六千里，天地隔江山。十書九不到，何用一開顏。

樂天云：

霜降水反壑，風落木歸山。苒苒歲時晏，物皆復本原。

山谷云：

霜降水反壑，風落木歸山。苒苒歲華晚，昆蟲皆閉關。

樂天詩云：

渴人多夢飲，饑人多夢餐。春來夢何處？合眼到東川。

山谷云：

病人多夢醫，囚人多夢赦。如何春來夢，合眼見鄉社。

葉少蘊云：〔詩人點化前作，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，重經號令，精彩數倍。〕今觀三公所作，此語殆誠然也。

《歸叟詩話》載《鼾睡詩》一篇，以為韓退之遺文，其實非也。所謂〔有如阿鼻屍，長喚忍眾罪〕，〔鐵佛聞皺眉，石人戰搖腿〕等句，皆不成語言，而厚誣退之，不亦冤乎？歐陽永叔有《謝人送枕簟詩》，因及喜睡，其曰〔少壯喘息人莫聽，中年鼻鼾尤惡聲。癡兒掩耳謂雷作，灶婦驚窺疑釜鳴〕，與前詩不侔矣。

人言居富貴之中者，則能道富貴語，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。王岐公被遇四朝，目濡耳染，莫非富貴，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？故岐公之詩，當時有至寶丹之喻。如：

〔寶藏發函金作界，仙醪傳羽玉為台〕，

〔夢迴金殿風光別，吟到銀河月影低〕等句甚多。李慶孫《富貴曲》云：

〔軸裝曲譜金書字，樹記花名玉篆牌。〕晏元獻云：

〔太乞兒相。若諳富貴者，不爾道也。〕元獻詩云：

〔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風。〕此自然有富貴氣。吾曾埠祖侍郎諱宮，雖起於寒微，而論富貴若固有之。嘗有詩云：

〔翩廢朽子朱門靜，狼藉梨花小院閑。〕又云：

〔西樓月上簾簾靜，後苑花開院院香。〕其視晏公真不愧矣。若孟郊

〔借車載傢具，傢具少於車〕。陶潛：

〔敝襟不掩肘，藜羹常乏斟。〕杜甫：

〔天吳與紫鳳，顛倒在短褐〕。皆巧於說貧者也。

歐公一世文宗，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，十幾四五。稱之甚者，如：

〔詩成希深擁鼻謳，師魯捲舌藏戈矛。〕又云：

〔作詩三十年，視我猶後輩。〕又云：

〔少低筆力容我和，無使難追韻高絕。〕又云：

〔嗟哉吾豈能知子，論詩賴子能指迷。〕聖俞詩佳處固多，然非歐公標榜之重，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。歐公後有詩云：

〔梅窮獨我知，古貨今難賣。〕而聖俞《贈滁州謝判官詩》亦云：

〔我詩固少愛，獨爾太守知。〕皆言識之者鮮矣。張芸叟評其詩云：

〔如深山道人，草衣捆屨，王公大人見之屈膝。〕

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，而赴漳南幕。余曾祖通議嘗贈之詩曰：

藻思舊傳青管夢，哲科新試碧雞才。乍依仲寶蓮花幕，更下溫郎玉照臺。

〕可謂佳句矣。韓退之《送陸暢詩》云：

一來取高第，官佐東宮軍。迎婦丞相府，誇映秀士群。

鳴鸞桂樹間，觀者何繽紛。

此二詩，事相類而語皆奇也。